

# 清《陕境蜀道图》再探

冯岁平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 723000)

**内容提要：**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陕境蜀道图》长卷，不具绘制者和时间。本文依据留坝厅、汉中府同知的设置，再辅以现存的有关碑石等实物，指出其绘制时间在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之间。并对图卷的绘制、补绘者的内容、各地理信息和各行政区划、各县城作了分析，最后结合现存的清代栈道长卷，提出该图虽然绘制水平不高，实用功能较强，但仍不失为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秦栈长卷，其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美国国会图书馆 陕境蜀道图 绘制时间 内容分析 价值评判

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收藏清无名氏的《陕境蜀道图》长卷。1949年,美国 Herold Jacob Wiens 在论文中引录图卷的部分内容<sup>①</sup>。2004年,国内毕琼、李孝聪先生对此作了详细著录与极好研究<sup>②</sup>(即《〈陕境蜀道图〉研究》,以下称《研究》一文)。2009年7月,澳大利亚科学工业组织(CSIRO)David Jupp(贾大韦)先生在访问汉中和交流合作项目<sup>③</sup>时,向我慨然提供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扫描的图卷。故此,在毕、李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所得,再作以下研究。

## 一、绘制时间的分析

清《陕境蜀道图》长卷,不署绘制时间与作者,所以首先需要确定该长卷的绘制时间。《研究》一文提出了绘制时间的三个依据,分别是清果亲王及其鸡头关的牌楼、大留坝及其留坝厅的设置时间和不避道光皇帝之讳而直接书写“宁羌州”。据此断定该卷“绘制于果亲王牌楼修建之后,留坝厅设置之前,即1735-1773年之间。”“考虑到该图在绘成之后曾经被人使用,添加注记进行修改,而笔者有关留坝厅的部分证据取自添改的部分,因而判断本图最初绘成还应稍早于177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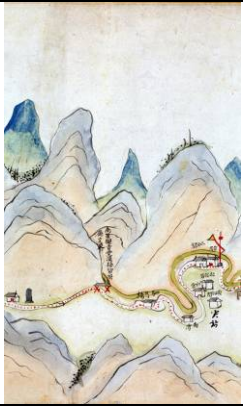

	
南星观音堂沟 在凤县南湾南驷马桥与留坝厅南星之间	“留褒交界”牌坊 在留坝厅武关街与褒城县陈子沟之间

表 1.留坝与凤县、褒城的交界

长卷中是否“尚未出现留坝厅”?其实长卷不仅有留坝厅,而且还出现了两次:一在凤县南星与驷马桥之间,图注“南星观音堂沟接留坝厅交界”,可见南星观音堂沟是凤县与留坝厅的分界。二在陈子沟与武关街之间,标注“留褒交界”,留指留坝厅,褒指褒城县,说明这里是留坝厅与褒城县的交界。

<sup>①</sup> Herold Jacob Wiens: The Shu Tao or the Road to Szechuan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Shensi-Szechuan Road Communication in West China,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49.

<sup>②</sup> 毕琼、李孝聪撰文,李孝聪供图《〈陕境蜀道图〉研究》,《地图》2004年第4期。又见李孝聪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年。该书得到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基金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基金的资助。

<sup>③</sup> 指的是由汉中市博物馆、中科院水土保持所与澳大利亚科学工业组织、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的项目——“3S技术在汉中名胜古胜保护利用中的利用”,其成果见《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

[表 1]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两处标注的书体是最初绘制者的，丝毫没有添补者的书体风格。这样说来，图中已有留坝厅，所以该卷绘制的时间只能在留坝厅设置之后。至于图中为何不直接书留坝厅，而作大留坝，大概它与小留坝相对应，且人们习以为常。按，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剖凤县地为留坝厅，其(水利)官改为抚民通判。”所以它绘制的时间是乾隆三十年之后。

再看补写的内容，大留坝补注“汉中府同知住此处”。[图 1] 乾隆四十年(1775)年，始裁通判，升留坝厅为同知，仍属汉中府。也就是说，乾隆四十年，留坝厅始升汉中同知。补写者手持图卷，亲历云栈，到留坝厅后才发现这个十分重要的变化，遂在图卷补添上去。因此图卷绘制的时间只能在乾隆四十年之前，同时还可看出图卷完成后，补写者应在留坝厅升为汉中府同知之后，即乾隆四十年之后不久，才补进这个内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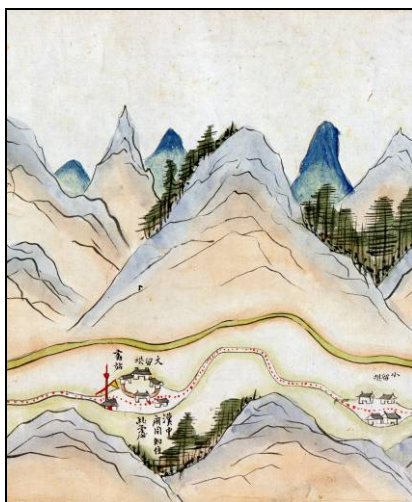


图 1.留坝厅下方补写“汉中府同知住此处”

我们还可以用现存的部分碑刻佐证上述所论。如褒城县马道樊河北，画有两通碑石的图标，注明有“肖[萧]何追信至此”、“樊哙在此修桥”和“樊哙故里”三通碑刻，但后两通石刻，今已无存。从现存的清乾隆八年(1743)知褒城县事万世谟立、大清咸丰五年(1855)马道士庶人等重刊的“汉相国萧何追韩信至此”碑看，乾隆八年此地已有一碑，只是后来被毁。方象瑛(约 1665 年前后在世)《使蜀日记》：康熙二十二年初八日“夜宿马道驿，相传萧相国追韩信至此。”陈奕禧(1648-1709)《益州于役志》：康熙二十四年(1682)九月十六日，马道“驿东有桥，旧名樊河桥，相传樊哙所建也。今废。萧相国追淮阴过此，有碑。”陶澍(1779-1839)《蜀輶日记》：嘉庆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相传桥为樊哙所修，萧何追韩侯至此，途间有碑。”从“萧何追信至此”碑的刊立时间看，文献的记载与该长卷的图标应该没有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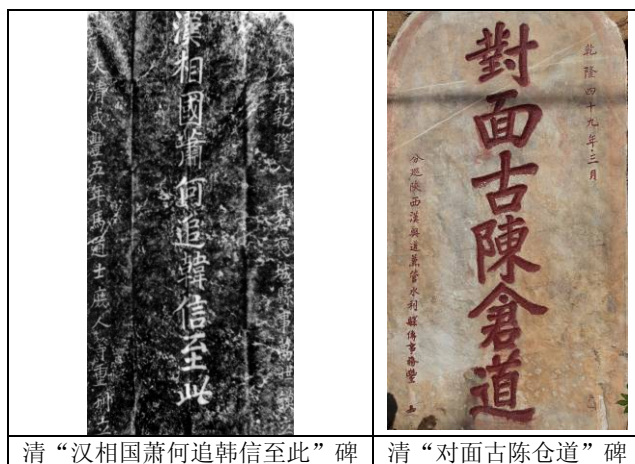


表 2.两种碑碣表

凤县连云寺村保存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对面古陈仓道”碑，为分巡陕西汉兴道兼管水利

驿传事务丰吉刊。[表 2] 图中在这里仅标“对面陈仓道口”，即便之北有一碑石标识，但它的位置离陈仓道口还远，说明此碑当时尚未刊立，即长卷的绘制时间应在乾隆四十九年之前。这样说来，我们的上述推论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补写是否只有乾隆四十年之后的一次？图卷铁佛殿陈子沟与武关街之间，标有“留褒交界”，即其北属留坝厅，其南属褒城县。但在其南的仙人沟与仙人足迹碑之间，却补写了“此系南郑县管”，[图 2] 其书体明显不同于最初书体，也不同于补写者的书体，当是另一种书体。按今铁佛殿南至勉县褒城镇一线，清至民国属褒城县境，直到 1954 年全国区划调整，褒城县始被撤，这一带才一分为二，其北归留坝县，其南属南郑县(今汉中市汉台区)。从这条补注看，1954 年之后还有人对该长卷有所增补。这样说来，补写者当至少有两人以，前后也有两次补写。同时也能看出此图的实用功能，并可解释褒城——沔县段为何残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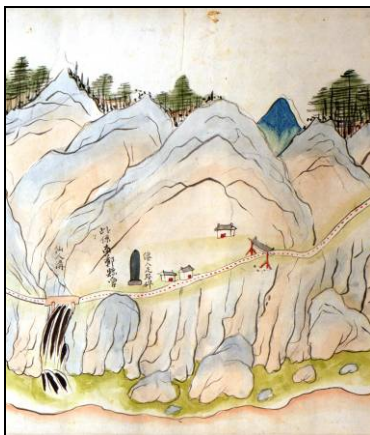


图 2.后来补写的“此系南郑县管”

综上所述，该图卷最初绘制的时间是乾隆三十年(1765)至乾隆四十年(1775)之间。留坝厅升为同知后不久，即乾隆四十年(1775)之后，才补绘补注了部分内容，因为断不存在有未设同知而补加的可能。甚至到了 1954 年之后，还有人对该长卷有所增补。如果这样成立的话，那么《研究》一文所提出的依据——果亲王履栈及其牌楼，据此图绘制时间过早，只可证明图卷是在果亲王履栈之后绘制的；据图注“宁羌州”不避道光帝之讳，提出绘制时间在此前，也大致无错，且不考虑山高皇帝远、信息闭塞等原因。倒是留坝厅的设置与升为同知的的时间，为判断本图卷的绘制时间提供了可靠的证明。

## 二、绘制内容的探讨

清《陕境蜀道图》长卷绘制的区域为宝鸡县(今宝鸡市)——凤县——留坝厅——褒城——沔县——宁羌州——秦蜀接壤七盘关的连云栈道。连云栈道是清代中原与西南联系的最重要的道路。其中宝鸡县至褒城县为北栈，即秦栈，益门“为入栈之始”<sup>①</sup>，“褒城为出栈之处”；沔县之南，则为南栈，即蜀栈。因此图卷所反映的是清代陕西境内的连云栈道，所以被定名为《陕境蜀道图》。不过蜀道并非尽指连云栈道，图卷中所反映的区域绝大多数属汉中府境内连云栈，且当时凤县属汉中府管辖，参照汉中市博物馆度藏的康熙六年党居易《云栈图》<sup>②</sup>，以及毕沅的《秦栈图》<sup>③</sup>、严如煜《南北栈道图》，名《秦栈图》或《陕境云栈图》当更为恰当。

该图卷，卷轴，设色，纸质，尺寸不详。除中间褒城与沔县青羊驿间已残外，画面多处也有残缺，且有污渍。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写真与写意并用，山脉近处用褐色(土真色调)，远处用淡蓝，更远更高处则用深蓝色，如此表现距离的远近与高低。河流用棕色或墨色，落差大用曲线，落差小则用直线。森林植被用绿色或墨色，且施以晕染，其分布集中在留坝厅、褒城县等。连云栈道用红虚线相连，驿、塘、铺等用一两座建筑物反映，碑石与造像也有相应的图例。对于沿途特别陡峭的路段，图卷将对面的山水隐蔽；比较平缓或两山夹立的地段，则将道路两边较为完整地反映。

<sup>①</sup> 与图卷绘制时间相前后的连云栈行纪文献之中，也明显提出宝鸡县益门镇为入连云栈道之始，如陈奕禧《益州于役志》：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六日，益门“过此上连云栈”。方象瑛《使蜀日记》：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益门镇“为入栈之始”。陶澍《蜀轺日记》：嘉庆十五年七月初七日，益门镇“从此入北栈”。

<sup>②</sup> 冯岁平《稀见的一幅清代连云栈道图卷——关于党居易及其〈云栈图〉》，汉中市博物馆等编《栈道历史研究与 3S 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8 月。

<sup>③</sup> 毕沅撰，张沛校点《关中胜迹图志》卷 22《秦栈图》，三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

现存图卷，褒城县——沔县青羊驿土桥残缺，参照乾隆四十一年(1776)毕沅完成的《关中胜迹图志》卷 22《秦栈图》，期间所缺的部分当有沔县新街子、黄沙驿、旧州铺、马超祠、武侯祠、沔县城、土关镇和铜钱关，基本上属沔县境。从断裂处看，褒城县南当断裂，而沔县段则为纸本边缘。此外，卷中凤县连云寺与榆林铺之间，有一纵向断裂痕迹。

### (一) 绘制者与图卷的评估

地图是靠图例来反映地理现象及其信息。清代连云栈道长卷，往往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来展示。综观该图卷，明显看出绘制者水平不高，画心粗糙不精，远未如党居易《云栈图》那样严守山水画的法度，也不同于毕沅、严如煜等图卷那样信息量大，画法也精确。

#### 1. 关于建筑及其画心

作为连云栈道的图卷，绘制者需要用一定的图例或标识来反映道路沿途的地理信息和现象。该图卷中一些建筑物，从视角看不仅没有什么美的享受，甚至作者连基本的绘画基础也不具备。如宝鸡县煎茶坪的过街楼，两层，画中所见一层与二层的比例严重失调。褒城北鸡头关一带，南北各有一座过街楼，其线条极不流畅，结构也失实；位于关帝庙之西的亭阁，其形状叫人匪夷所思。还如牌坊、城楼等，这样的例子极多，兹不冗述。

较长的图卷，要用一张张纸张拼接、绘制，纸张总有一定的长度或宽度。绘制时不仅左右要粘接完好，而且画心内容也要一致、相合。但该卷凤县凤岭北麓、留坝厅画眉关与黑潭之间、马道南五里桥处、褒城虎家铺塘等处的画心对接不齐，致使山脉的走向、河流的流经不合常规或严重失实。

#### 2. 有关旗帜、红虚线问题

从目前保存的毕沅《秦栈图》、严如煜的《南北栈道图》看，清乾隆——嘉庆年间的秦栈图，其沿途重要聚落均悬挂有旗帜。该长卷旗帜的方向基本朝北，但极少别地方如黄牛铺、心红铺、三岔驿等处则朝南。这个不同从图中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旗帜的颜色基本作红色，但个别地方则为墨色，当为未填色所致；有的则是墨色与红色重叠，明显看出是先涂墨色后着红色。我们还注意到旗帜的形状，宝鸡县——褒城县之间为三角形，沔县与宁羌州之间则为方形，惟有接官厅为三角形。如果将旗帜与旗杆作为地图的图例，那么绘制者实非官府或水平较高者，大概是一位水平较低、但又与连云栈道有着紧密联系者。

从毕沅绘制的《秦栈图》看，秦栈的道路用虚线相连，因现存图卷系木刻本，故为黑色。《陕境蜀道图》所显示的，连云栈沿途用红虚线为标识，这样一来南北交通路线相连，从而形成了贯通南北的栈云栈道的行走路线。不过在二十里铺塘处，西上划一红虚线，通向一座寺庙或道观。褒城县的红虚线，则由北门入，从东门出。因长卷残缺，所以南门有一两红色的点，说明也可取道南门。[表 3] 这两处明显又与图卷的标识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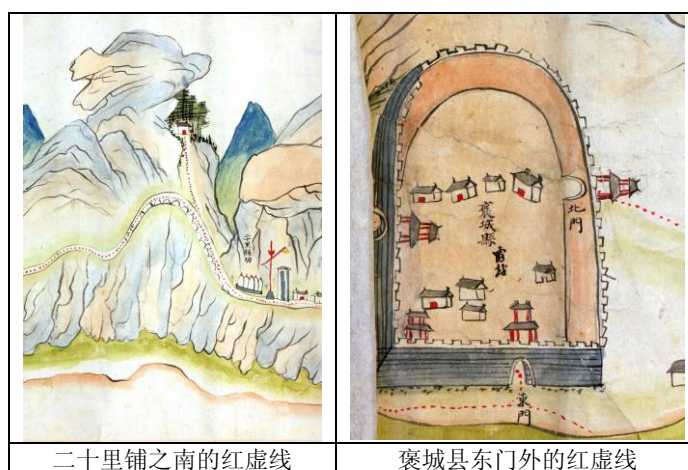


表 3. 两个特殊的红虚线

以上例举，我们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绘制者只因与连云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创作这个图卷，只在标明连云栈道的路线及其沿途的相关信息。从绘制水平与绘制风格看，似乎并不是官方所为。

### (二) 补充者及其内容的分析

该图卷完成之后，人们并非将它作为艺术品，而是当作实用的图卷，取道连云栈的交通指南图。随着时代的推移，云栈沿途又有一定的信息需要增添。补写者亲身经历栈道，手持图卷，随之在缺略处作了增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反映长卷中的尖处、宿处。如：

观音堂：打尖处；  
黄牛铺：住宿处；  
草凉驿：打尖处；  
凤县东关：住宿处；  
废邱关：尖站；  
南星：宿站；  
庙台子：尖站；  
大留坝：宿站；  
武关驿：尖站；  
马道：宿站；  
青桥驿：尖站；  
褒城县：宿站；  
青羊驿：尖站；  
大安镇：宿站；  
宽川驿：尖站；  
宁羌州：宿站；  
黄坝驿：尖站。

以上把残缺部分未计算在内，图卷前后出现的打尖处、尖站9处，住宿处、宿站8处，且尖站、宿站两个前后相连<sup>①</sup>。清福格：“今人行役，于日中投店而饭，谓之打尖。”<sup>②</sup>打尖处和尖站，应指途间吃饭处。住宿处和宿站，当是途间住宿处。由于个别地方，如黄牛铺与黄牛驿、武关驿与武关街之间尚有一定距离。此无疑提供了取经连云栈道详细的食宿之地，这也是目前所能看到的连云栈道图卷中惟一的。

2. 补充一些重要的信息。如：

东河桥：左注“东河驢”。驢，即驿；

凤岭：补“去天尺五”。按道光三年王志沂《汉南纪游》记载，此指凤岭关门的门额；

连云寺北：补注“对面陈仓道口”；

庙台子南：补“汉张良庙”；

大留坝：增补“汉中府同知住此处”；

马道樊河与山神庙之间：补“肖[萧]何追信至此”、“樊哙在此修桥”和“樊哙敌[故]里”。这几处当为石刻，今存有“萧何追韩信及此”碑。顺便提一下，《研究》一文说“个别地方出现错字”，其实整个图卷中，仅有这个地方书写比较随意；

仙人沟与仙人足迹碑之间：补“此系南郑县管”；

褒城县北牌楼：补“顿开心目”。

上述所补，多为云栈沿途的人文信息，如驿站、关门门额、庙宇、官员住处、碑碣、行政区划和牌楼的匾额等。

3. 修改宁羌州建筑物的方位

《研究》一文说：“州内许多房舍有朝向留有被修改的痕迹。”[图3]图中也的确如此。关帝庙，上下颠倒过来；知州署、吏目署、守备署、文庙和城隍庙，由朝西改作朝北。只有游击署的朝向没有改变。参考图卷中宝鸡、褒城的画法，图中建筑物原来的朝向当无问题。补写者修改建筑物的朝向，原因不明。如果建筑物朝向真的存在问题，那么为什么不改游击署的方向？为什么将关帝庙的朝向颠倒过来？为什么其它五座建筑物又作如此修改呢？

<sup>①</sup> 毕琼、李孝聪《〈陕境蜀道图〉研究》说：“表示可供饮食的‘打尖处’、‘尖站’出现8次，表示可供投宿的‘住宿处’、‘宿站’出现8次。”这个统计数，前者应为9处，后者无误。

<sup>②</sup> 清福格《听雨丛谈》卷11。



图 3.被修改的宁羌州城

### (三)各种地理信息的鉴识

长卷之中，凤县境内有黄牛铺、长桥、红花铺、草凉驿、武星台、白家店、王家店、柳树湾、凤岭、心红铺、三岔驿 11 处营房，有草凉驿、废邱关共 2 处社仓，草凉驿有千总署，废邱关有把总署。塘是邮递交通机构，司接递文书之职。汛是清代绿营基层组织，即千总、把总、外委所统属的绿营兵。把总署，即把总之署，清绿营基层组织“汛”的领兵官，秩正七品，职掌巡守营哨汛地。千总，也是“汛”的领兵官，秩正六品，掌巡守营哨汛地。社仓为官督民办之仓。从这些信息可看出清代地方管理体制以及邮驿管理制度。不过除凤县外，图卷中其它县(厅、州)则基本付阙。

另外，云栈沿途还有塘、汛等。凤县有焦岩铺塘、武曲铺塘、马道驿塘、二十里铺塘、青桥铺塘、虎家铺塘、蔴坪寺塘、鸡头关塘、北关塘共 9 处，沔县的青关驿汛、板庙子汛共 2 处，宁羌州的金堆铺塘、大安汛塘、烈金坝塘、宽川驿塘、五丁关塘、滴水铺塘、浣石铺塘、界牌塘、回水河塘、牢固关塘、黄坝驿塘和接官厅塘共 12 处。所见残卷共 21 处塘，2 处汛。

《研究》一文说：“从图上还可以推算出了各铺、塘、驿之间的距离里程大致为 15 里。”其实，在山地地貌状态下，铺、塘、驿之间的距离(即里程)是不一样的。以宁羌州为例，道光《重修宁羌州志》记载：宁羌州“东北平原十五里至柏林驿，又十五里至滴水铺，山径又十里至五丁关，又十里至宽川铺，又十五里至烈金坝，又五里至大安驿，又十五里至金堆铺，交沔县界。”“西南平原三十里至回水河，山路又十里牢固关，又十里黄坝驿，又十五里接官厅，又五里至七盘关。”<sup>①</sup>在山区，其聚落(包括驿站、城镇等)变迁较微，因此方志的这个记载，如实地反映了陕西境内南栈道路之中各聚落的里程，即便在今天看来，其里程变化也微乎其微。

据汉中市博物馆藏党崇雅《贾大司马修栈记》载：康熙初年，陕西巡抚贾汉复主持修复连云栈道，共“修险碛凡五千二百丈有奇，险石路凡二万三千八十九丈有奇，险土路凡一千七百八十一丈有奇，修偏桥一百一十八处，计一百五十七丈；去偏桥而垒石以补之者，自江面至岸高三丈许，共长六十五丈二尺，凡十五处；修水渠一百四十五道，煨石三十二处，共一百六十五丈六尺，去当路山根大石二百八十九处，垒修木栏杆一百二十三处，凡九百三十八丈有奇；合营兵、驿夫、民夫各匠，积六万九千八十三工。”<sup>②</sup>这里所说的险碛、险石路、险土路、偏桥、去偏桥而垒石以补之者、水渠、煨石、去当路山根大石、木栏杆等，均在党居易《云栈图》中找到其实例，且可知其分布区域。在《陕境蜀道图》中，则有偏桥、土桥、木房桥(风雨桥)等，此外还有碛道、土路等。今天看来，《陕境蜀道图》是继《云栈图》之后全面而形象反映连云栈道的珍贵的长卷资料。

图卷还标注几个河流的源地及其流向。如黄牛铺，位于嘉陵江上游，图中注“黄牛铺接宝鸡县交界，嘉陵江从宝鸡县煎茶坪发源，由卑县归入略阳县白水江。”凤县安河，“安河从县夫子岭发源，由县东归入嘉陵江。”

康熙、乾隆、嘉庆时期的连云栈道行纪文献中，屡屡记载宝鸡——褒城——宁羌——七盘关间的险绝山岭，如宝鸡县煎茶坪、凤县凤岭、留坝厅柴关岭、褒城县鸡头关、宁羌州五丁关及其南的七盘关。对此，《陕境蜀道图》均有直观而形象的反映。[表 4] 如鸡头关，陈奕禧记载，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鸡头关“石峰临江，突起如鸡冠状，薄削高峙，洵为奇观。”<sup>③</sup>凤岭：方象瑛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凤岭“极高，典折崎岖，从輿中仰眺前驱，度岭如在天半，人马皆长尺许，蜿蜒鸟道中。”

<sup>①</sup> 道光十二年(1832)《续修宁羌州志校注》卷 1《幅员道路》，宋文富校注，第 20-21 页，华夏出版社 2006 年 5 月。

<sup>②</sup> 冯岁平《西安碑林藏几种贾汉复修栈道石刻综论》，西安《碑林集刊》第 12 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后收入作者《发现汉中》一书中，华夏出版社 2008 年。

<sup>③</sup> 陈奕禧《益州于役志》，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本。

①文献记载十分丰富，若两者比参，更可看出长卷的珍贵价值。

奇怪的是，在凤县城北绘猴儿石，褒河下游绘鲤鱼石，[表 5] 其形象栩栩如生，逼真可爱。猴儿石，当地人叫猴儿岩。鲤鱼石，因 1967-1971 年兴建水库，当被淹没在水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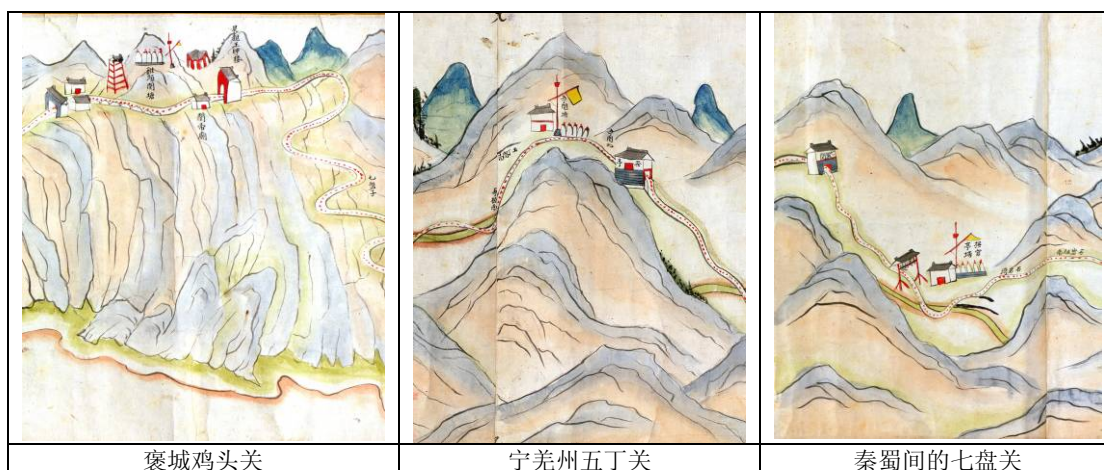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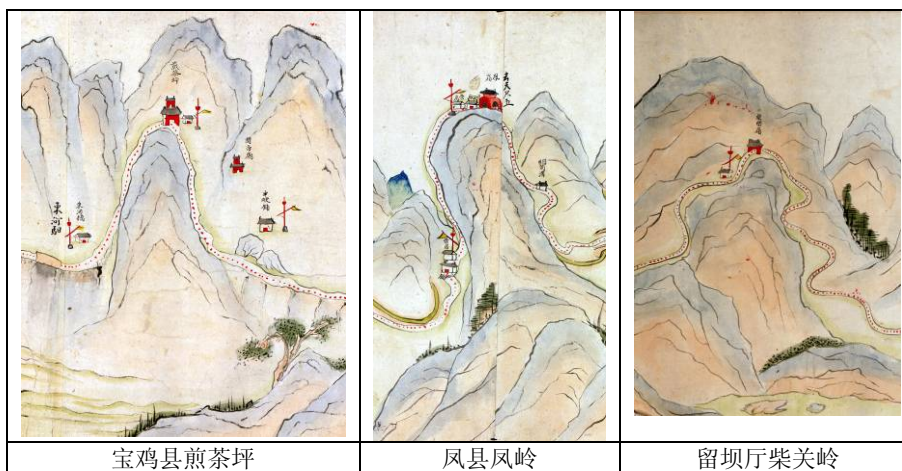


表 4. 陕境连云栈道沿途的几处著名关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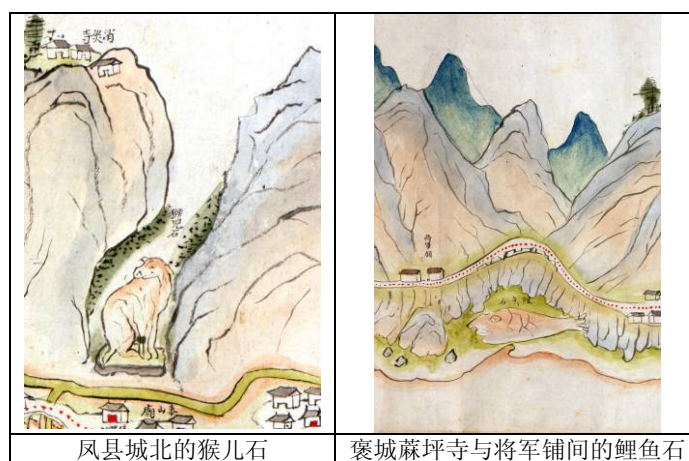


表 5. 凤县与褒城的两处动物奇石

#### (四) 行政区划与几个县城的探讨

《陕境蜀道图》清楚标明了各行政区划之间的分界线，即图中所说的“交界”、“接壤”等。在县与县、省与县之间的分界附近，往往建有牌楼，有的还三开。[表 6] 如：

① 方象瑛《使蜀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从钞本。

黄牛铺，注明这里接宝鸡县交界。这里是宝鸡县与凤县的分界，也是汉中府与凤翔府的分界。

凤县南星观音堂沟，“接留坝厅交界”，即是凤县与留坝厅的分界。

陈子沟与武关街之间，有“留褒交界”牌坊，此即留坝厅与褒城县的分界。

金堆岭与桥之间，有“宁沔接壤”牌坊，又有“宁沔交界牌”，说明这里是宁羌州与沔县的分界。

七盘关与接官厅塘之间，图中有“秦蜀接壤”牌楼，说明这里是陕西与四川的交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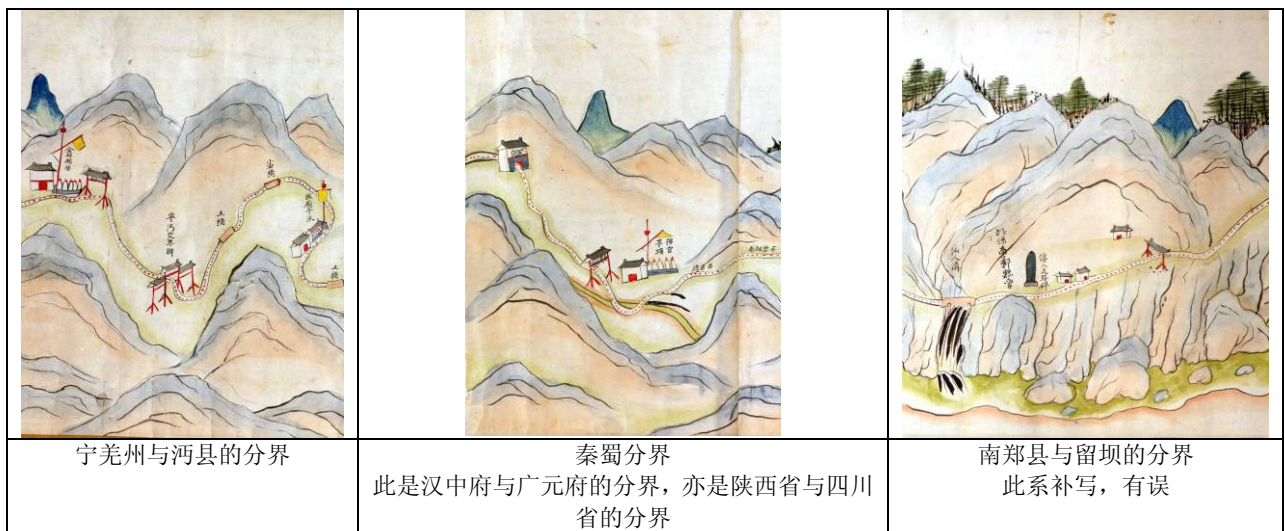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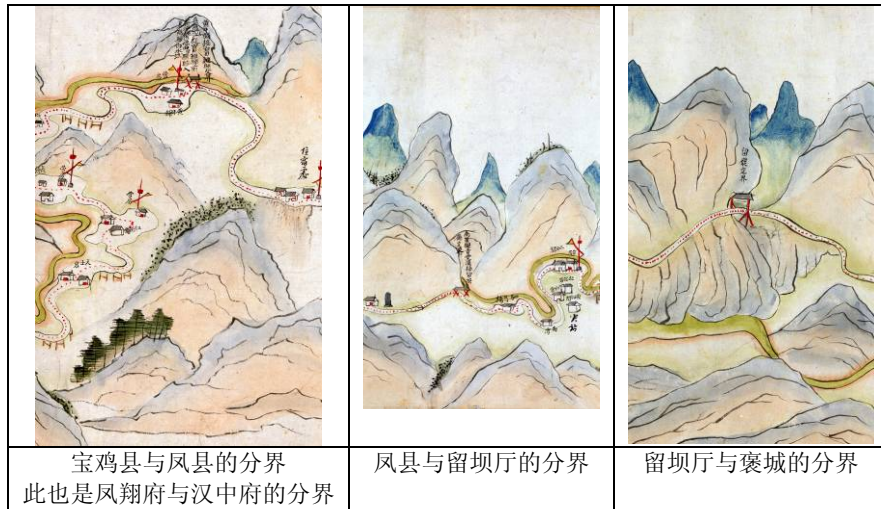


表 6. 行政区划的交界

图卷还绘制了宝鸡县、凤县、留坝厅(大留坝)、褒城县和宁羌州的城垣图。从图中看，宝鸡、褒城和宁羌的城垣用青砖围砌，而凤县与留坝厅城垣的画法不同上述三城，似夯土筑建，当时尚未用青砖围砌。[表 7]

宝鸡县：标注城垣和四门，呈规则方形，城内也有零星的建筑，但未标注文字。这就说明宝鸡县并非该图卷绘制的重点，从略处理。

凤县：有城垣，西、南城墙并非平直。仅有东、西、北三门，无南门；东、西二门相对应；图中对三门分别作了标注。城内有梁山驿、文庙、城隍庙、关帝庙、鸟神庙和县署、游击署、守备署。还标注城之北有消灾寺、果老洞和猴儿石，之南有南岐山。我们注意到，整个图卷凤县城及其辖境的信息量是最大的，或许说明绘制者与凤县有着某种联系。

留坝厅：注明城垣及其四门，其画法不同于其它四城，只是简单用建筑标识，也未具体标明名称。现存留坝厅故城，方形，东西约 1500 米，南北约 1000 米，城墙以条石为基础，石灰、沙、土混合夯筑，部分墙体砌以青砖，西墙仅存墙基。乾隆四十年（1775），设留坝厅，1913 年改厅为县。

褒城县：有城垣，西城墙作弧形状。仅有南、北、东门，无西门，其中北门与东门有标识，南门或因残缺而不存；南、北二门未对直。城内的建筑物，也未有任何标注。

宁羌州：城垣略呈椭圆状，东、西城墙稍微平直。有东、西、南、北四门，图中分别作了标注，但



东、西门和南、北门之间均未对直，说明该城的规划受玉带河的影响较大。城内有关帝庙、城隍庙、文庙和知州署、守备署、游击署和吏目署。现存宁羌州西门，即永连门，宽约 21 米，下有夯筑瓮砖台座，正中辟券门，宽 3.86 米，进深 1.32 米，台座上城楼为砖木结构，面阔三间，长 11.35 米，歇山灰山顶。

《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按照这个营造法式，清代县(厅、州)城的修建当为方城，但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某些县城修建时因地制宜，其形状随之发生变化。图卷中所见，凤县北城墙受河流影响，其与西城墙之间顺河流而转折；西城墙也是如此。而南城墙变化更多，则受山岭的影响。褒城之西受连城山影响，略呈弧形，而东城墙则顺褒河的流走，取平直处理。宁羌州受玉带河的影响，城垣形状并非方形。同时，这些(厅、州)城的城门，也因此并非对直，往往稍有变化。图卷中宝鸡县、留坝厅、褒城县较略，凤县、宁羌州则甚为详细。宝鸡县之南益门镇为入栈之始，且人们熟知之，从略可以理解，但对其它的则详略不一，其间可能与绘制者有某种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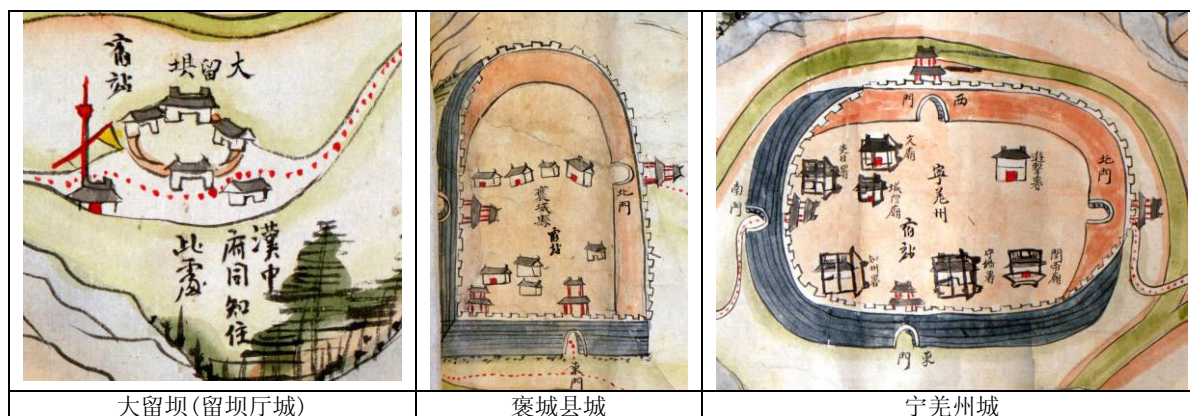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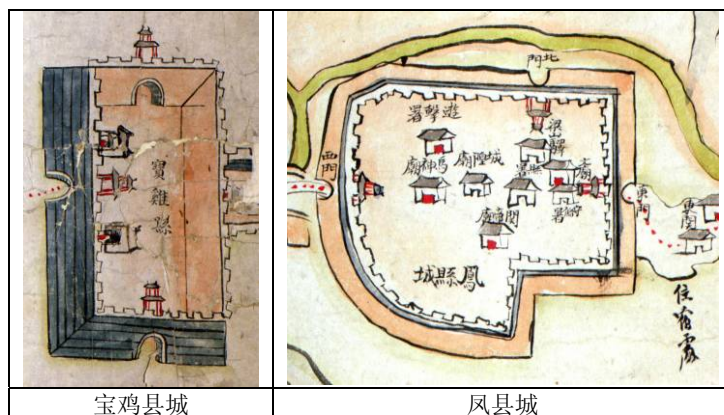


表 7.图卷中五座城垣

### 三，对《陕境蜀道图》的简单评价

从清以降，云栈图的创作一直被文人骚客或学者所重视。目前所知，保存下来的云栈图，除《陕境蜀道图》外，还有：

1. 《云栈图》长卷，纸本，康熙六年(1667)，党居易绘，右端残，陕西汉中市博物馆藏；
2. 《汉中胜景图》长卷，绢本，康熙前期，顾符稹绘，香港、台湾收藏家藏；
3. 《秦栈图》，乾隆四十一年(1776)，毕沅绘，完整，收入《关中胜迹图》；
4. 《南北栈道图》，嘉庆年间，严如煜绘，完整，收入嘉庆《汉中府志》。

《云栈图》长卷，康熙六年(1667)绘，党居易作，上世纪 80 年代在宝鸡征集，现藏汉中市博物馆。设色，纸本，绫裱，长 765 厘米，宽 42 厘米，一级文物(汉博总编号 1868)，略残且多霉渍，但画心完整无缺。所反映的是武关驿(武休关)之南界关——褒城——汉中府的云栈。对此，我曾以《稀见的一幅清代连云栈道图卷——关于党居易及其〈云栈图〉》为题作了部分研究。

《汉中胜景图》长卷，绢本，康熙前期顾符稹绘，台湾与香港某收藏家藏。反映的是宝鸡——凤县

——留坝——褒城间的连云栈道图卷，其画法与党居易长卷相似，堪称精品<sup>①</sup>。由于顾符稹与清朝“神韵派”诗人王渔洋有着特殊的关系，且王渔洋有三次履栈的经历，所以其绘制时间当晚于党居易的《云栈图》。因收藏者未公布长卷的详情，其它则不甚清楚。清乾隆四十一年毕沅的《秦栈图》、嘉庆严如煜的《南北栈道图》，均为木刻，线绘。其它的连云栈道长卷，应该说未面世的还有。

从唐代开始，蜀道成为行旅或画家争相创作的主题，今天在国内还保存着许多精品和珍品，但长卷的创作却是从清康熙年间开始的，一直到清代中叶之后。据《云栈图》长卷后的党居易跋：“豪杰之得志于时者，无不欲恩泽之及于人。但恩及一地易，恩及天下难；恩及一时易，恩及万世难。汉南云栈乃天下孔道，万世率由我祖台贾老恩师修栈功成，厥绩甚伟，真可以补天地之有憾，疗尧舜之犹病，可以与禹之治水、稷之粒食万世并论而提衡也。先王父太保公喜我公之功之德之及于远，为文以垂不朽，有刻于汉南者，而一尚未镌。愚小子居易，又思将云栈一带画图，寿诸贞珉。率石工采石于扶风明目山之麓，得佳石数丈许，重为临模，细为雕刻，虽未能传其妙，然亦可以得梗概矣。并镌先王父未镌之文，以弁其首。千百年后，骚人墨士出其途者，续为吟咏，装表[裱]成卷，携带篋笥，又可以往游也。”可以看出，康熙初年陕西巡抚贾汉复修复连云栈道的影响既大且远，而且党居易创作的长卷又“携带篋笥，又可以往游也”，由此开一代之风，栈道长卷才不断涌现。

从上论不难看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陕境蜀道图》，其绘制并非精良，其画法亦非准确，《研究》一文“说明该图为民间所绘，且绘图者水平不高”，应该是符合史实的。不过从图卷的内容看，其实用目的与倾向十分明显，可见绘制此图当为指路、引导而已，类似今天实用的道路交通图。这一图卷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它所展示的陕西境内连云栈道沿途的信息比较多，区域也较广，除残缺的内容外，应该说是反映陕西境内的全部，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为完整的一幅云栈图卷，其价值自然不低。

<sup>①</sup> 陶喻之《历代栈道图考述》，图52，页464、481，《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2月。